



微酸
袅袅
著

The sky Don't let my tears

天空不要为我 掉眼泪

他曾爱我到连自尊都可以不顾，
可是我却还是强忍着泪意，
一步一步踩着他的自尊走出了他的世界。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微酸
袅袅
著

The sky Don't let my tears

天空不要为我 掉眼泪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 微酸袅袅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68-5489-4

I. ①天… II. ①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8093 号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微酸袅袅 著

策 划	杨铠瑞
责任编辑	杨铠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80 小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489-4
定 价	29.80 元

【第一章】

001

我们曾经爱，
可曾经已非常遥远

【第三章】

035

凤凰花树下的侧影，
永远刻在胸怀

【第二章】

017

岁月落入大海，
时光偷走了等待

【第四章】

054

最初的温柔，
有最美的对白

目 录
The sky
Don't let my
tears

【第五章】

爱与不爱，
不一定成正比

070

【第七章】

像美人鱼踩着刀尖，
我低贱如一颗尘埃

108

【第六章】

城堡坍塌的废墟上，
阴霾开始的春天

086

【第八章】

如果能痛饮三杯，
醉生梦死

129

目录 The sky
Don't let my
tears

【第九章】

195

有类似的遗憾，
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

【第十一章】

187

最痛的痛，
也是最深的温柔

【第十章】

168

溃败的曾经，
相信有未来掩埋

【第十二章】

206

多希望时光静默，
日光藏匿丑恶

目 录
The sky
Don't let my
tears

【第十三章】
你说未来的幸福
会不会一直遥远

226

【番外二之】
陈梓郁

252

【创作手札】
我心向你
孤心不灰

275

【番外一之】
骆亦航

247

【番外三之】
跃过青春的仙鹤
少年

257

第一章

我们曾经爱，
可曾经已非常遥远

- The sky
- Don't let my
- tears



暖黄色的灯光将富悦的专卖店映照得如同水晶玻璃的方盒子，每一个盒子盛放着不同的昂贵美物。柔软的纯羊毛米色开衫、小牛皮的短靴、碎花的真丝雪纺衫、特殊印花 LOGO 的名牌包包、德国定制的限量版笔记本套……年轻的店员们都有一张亲切的俏脸，笑意盈盈的，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就刷卡买单。

我每次跟着陌桑逛富悦，都会一次次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土包子，进门前会心虚地考虑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陌桑试衣服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休息，因为不用看也知道，那些吊牌上的数字一定很可怕，不是我能承受得起的。

“顾昭昭，和你逛街也太解HIGH了。”陌桑穿着新衫从更衣室出来，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对我说。店员殷勤地替陌桑拉整齐肩线，又蹲下身去为她扣上鞋扣。

她像女王一样。

“谁让你要来富悦的，如果去我的主战场，一定买个风生水起。”在我心里富悦就是一“屠宰场”，像陌桑这样的“富婆”就是一只肥美的羊羔。

“哟，还是我的错了？”陌桑笑着白了我一眼，她当然知道我说的“主战场”就是位于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市场，“陈梓郁有的是钱，你干嘛替他省钱？”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一时语塞。

陈梓郁确实待我不薄，脚上的新款 Prada 就是他买给我的，还有身上的大衣，手里的 Gucci 包。他每次送我东西的时候都已经去了吊牌，要不是陌桑识货，我都不知道原来都很不便宜。

他送我我便收着，这是他的事，可是我没办法厚着脸皮刷他的卡。

我也曾对陈梓郁说过，别再送那些昂贵的礼物给我了，我一个普通学生，真用不上那些好东西。

我说完之后陈梓郁头也没抬地“哦”了一声，但，下次送礼物还是照旧，甚至比之前更贵。

后来我就明白了，陈梓郁是个喜欢按自己想法行事的人，他听不入耳的建议只会造成他的变本加厉。

“这件，这件，还有那件酒红色的花苞裙，都给我包起来。下次上新款了再打给我。”陌桑没问价格，直接抽出钱包里的金卡递给店员。察觉到我在看她，陌桑转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反正不是我的卡，不花白不花。”她的笑容很美，但是眼睫垂下去的时候目光却有一瞬间的失神。

她让我努力花陈梓郁的钱，可是她努力花着别人的钱，却一样不开心。

刷完卡，将衣服一件一件折叠整齐放入购物袋后，店员恭恭敬敬地送陌桑和我出门：“林小姐、顾小姐，欢迎下次光临。”

陌桑点了点头，拉着我准备向下一家店走的时候，顾祈的电话来了。

“昭昭，晚上出来聚聚不？”

“都有谁啊？”我随口问着，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陌桑。陌桑用口型说：“你去吧，我晚上还有约。”

顾祈还在卖关子：“你来了就知道了。”

“装什么神秘呢……好啦，到时候见。”好久没唱歌了，前几天和灿灿在寝室里吼了几嗓子觉得不过瘾，正想找朋友一起出来唱歌。顾祈的邀约来得正是时候，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

“钱柜416，晚上七点半，不见不散。”顾祈声音带笑地挂掉了电话。

“看样子你们晚上的摊子还挺大。”钱柜四楼都是大包厢，陌桑组织过几次公司活动，当然不会不知道。

“快毕业了，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抓紧最后的时间狂欢呗。”我说。

穿着制服的富悦门童向我和陌桑点头致意，推开门送我们出去。

走出空调开得很足的富悦，迎面吹来的寒风让我打了个寒战，不由得拉紧大衣。

“抓紧时间玩是没错，不过今天这个日子……你不用陪陪陈梓郁吗？他怎么说也是……”陌桑的话顿了顿，把目光投向我。

我愣了一下，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我不自在地将被风吹乱的发丝拨至耳后：“我还真忘记了……他现在没打给我，应该是有安排吧。”

陌桑嗤笑了一声，撇过头去望了一会儿路边璀璨的灯火，过了一会儿才扭头对我说：“顾昭昭，你身为光明正大的原配，怎么沦落到跟我一样？”

我的心在这个寒风瑟瑟的隆冬黄昏，突然抖了一下。

我和陌桑相识于微时，我们来自同一座小城，有类似的生活轨迹，知道彼此最落魄的样子。我比谁都清楚如今看起来那么精悍、美丽的林陌桑，当初其实也不过是个自卑、内向的普通女生。毕业时为了在这座大城市留下来，她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准备笔试和面试，终于如愿进入某国企，却很快成为办公室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人逼得不得不走。

那时候陌桑毕业才一年，而我高三。她受的苦没有办法和家里人讲，最难熬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千言万语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只是握着话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高三那一年我的情绪也起起伏伏，成绩一度滑落到谷底，陌桑一哭，我也跟着哭。我们俩哭完后又互相鼓励，陌桑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我抹把脸坐回台灯下做那些好像永远做不完的习题。

之后我考上了大学，陌桑也找到了比之前的铁饭碗更好的新工作，我们两姐妹终于苦尽甘来。我们打电话或者见面时再也不用抱头痛哭，总是只谈欢喜不言悲伤。

大约从前年的夏天开始，陌桑的衣服越买越贵，换的车一辆比一辆气派，她请我去的餐厅装潢一次比一次奢华。

我隐约知道或许这一切来得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她不说，我亦不会问。

陌桑在我心里，永远是最亲爱的姐姐。

而此刻她眼底隐约有泪光闪动，脸上却带着动人的笑容对我说：“顾昭昭，你身为光明正大的原配，怎么沦落到跟我一样？”

这话虽然是问我，嘲讽的却是她自己。

我说不出来话，过了许久才缓过气，说：“陌桑，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希望你好，比起希望自己好更希望你好。只要是你选择的，我就不会反对，哪怕那是一个全世界人都唾弃的选择，我也会陪你站在一起。”

陌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而后笑出了声：“顾昭昭，你也太矫情了吧。”

我好不容易“琼瑶上身”说了这么一番感天动地的话，陌桑居然就这么对我，内心不由得默默含泪：“你个没良心的快走吧，不是说晚上还有约吗？我在这里自己打车就行了。”

“差点忘记了，我还约了 Jack 谈下星期会议上要重推的那个项目。”陌桑看了一眼她纤纤皓腕上银色 Omega 女式手表，确定我不需要她送后，踩着五寸高跟鞋走向停车场，“拜，亲爱的昭昭。”

陌桑的背影在寒风瑟瑟的街头显得尤为消瘦，记得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有一点婴儿肥，而现在瘦得简直成纸片人了。

我还在望着陌桑离去的方向，熟悉的手机铃声又响起来。我从包

包里翻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时有点发愣——居然是陈梓郁，我的“夫君大人”。

“喂，你好。”因为太过紧张，我竟然有点微微的结巴，这让我本来就过分礼貌的开场白显得极为生疏和怪异。

果然电话那头顿了顿，陈梓郁才开口：“昭昭，是我，陈梓郁。你现在在哪儿呢？”

“刚刚陪陌桑逛了下富悦大厦，等下准备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或许是因为觉得我应该像个等待被召见的妃子一样时刻准备着，得知我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丰富之后，陈梓郁又有一个短暂的停顿：“那你好好玩，我只是通知你，下周四我父亲五十大寿，你也要一起参加。”

“好的，没事的话我先挂了，街上有点冷。”我速战速决准备结束这通电话。

“嗯，那下周四见。”陈梓郁似乎也正有此打算，收线比我还迅速。

我瞪着手机有点微微生气——每次我和他打电话总是我先听到那单调又重复的电波声，没有一次例外。有几次我预谋好要比陈梓郁挂得快，却还是输给他。他对我到底是有多唯恐避之不及啊？

算起来我和陈梓郁认识也有五年了，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除了血缘之外最亲密的关系，可是我始终看不透他。

从怀宁路到中山西路，撑死了十公里的路，却堵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我在车上几乎听完了凤凰传奇出道以来的所有歌曲，那销魂的旋律直到我走进钱柜大厅时还在我脑海中一阵阵盘旋。

我到416门口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想着等下进去被顾祈他们罚酒三杯该怎么推脱时，包厢的门居然开了。

大约是有人出来拿吃的或者上厕所吧。我不及细想，刚准备扬起大大的笑容打个热情洋溢的招呼，结果在看清来人后硬生生地刹住车，表情尴尬得几乎要面瘫。

开门的人居然是骆亦航——顾祈在电话里没说骆亦航也会来！

我转身要走，骆亦航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抱着胸倚着门，语气不咸不淡地说：“你很怕我吗？怎么跟见了鬼似的。”

我顿住脚步，朝他很虚伪地笑：“骆总风流倜傥，怎么会像鬼呢？只是我想骆总并不想看到我，我还是识相点滚比较好，免得最后难堪。”

骆亦航也对我很虚伪地笑，然后把身后的门推开到极致，转过脸去对包厢里的人说：“你们看谁来了。”

坐在门边的顾祈第一个看到我，脸上出现一种又愧疚又担心的神情：“昭昭……”

灿灿什么也不知道，欢天喜地地跑过来拉我的手，说：“姑奶奶你总算来了，今天该不会又学雷锋做好事了吧？”

包厢里的人我大多认识，一起混过广播台的胡栋、马子午，顾祈从初中追到大学的“小妖精”岳潇潇以及她最近试图“勾搭”的隔壁校草陆鹭洋——我真怀疑顾祈组织今天晚上的聚会只是为了帮岳潇潇倒追陆鹭洋。

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我，这下我是走不了了。

“没有啦，今天是真的堵车。”

我以为骆亦航已经是今天晚上最大的“惊喜”了，幸好包厢很大，

我只要控制自己别乱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昭昭快去点歌，我们一起飙一首。”灿灿把我推到点歌的位置，听到前奏响起来，大叫着扑向话筒，“《Super Star》，我的我的！”

我正一页一页翻歌的时候，包厢的门又开了，走廊里明亮的光线倾泻进昏暗的包厢里。我下意识地顺着光源望过去，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二个“惊喜”——来人是夏樱柠，骆亦航的现任正牌女友。我手一抖，一低头发现自己竟然点了一首凤凰传奇的《郎的诱惑》。我正想手忙脚乱地删除，大一时一起混广播台的胡栋凑过来猛拍我的肩膀哈哈大笑说：“顾昭昭你太‘欢迎’了，赶紧优先！我帮你唱RAP部分。”

“……啊？”我还在发愣，手里就被塞进一个话筒，投影荧幕上出现了凤凰传奇的MV，销魂的前奏响了起来……

灿灿拍着手在笑，顾祈朝我投来敬佩的目光，以为我是故意找了这首歌来化解现场的尴尬——我在心中默默垂泪：嘿，老娘真的是手抖点错了歌！

胡栋一声“娘子”，我下意识地“a ha”了一声，整个包厢掌声雷动，而我“a ha”完之后恨不得咬舌自尽。

即使没有回头看骆亦航，我也知道他此刻的神情肯定是那种居高临下中又带着微微不屑的。以前我和骆亦航还在一起的时候，跟着他很装地听Mariah Carey、Avril Lavigne、Linkin Park之类的。

骆亦航有一副极漂亮的嗓子，英语又好，一张嘴就能迷倒一片人。他一开始听欧美音乐是为了练习英语听力，后来真的迷上了英文歌，再回来听中文歌就不行了，胃口被养刁了。我没他那么挑，有时候也哼哼几句《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或者《女人是老虎》什么的“民族歌曲”，

总是被骆亦航深深地鄙视我的音乐品位。

“……你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 / 郎郎郎的心郎郎郎的情 / 信誓旦旦守到花开不会再孤寂。”我硬着头皮唱完了女声部分，胡栋有模有样地唱着 RAP，整个包厢的气氛被炒得火热，全都迎着节奏拍手跺脚，还不时欢呼尖叫几声。只有骆亦航似笑非笑地坐在我正对面的位置上，他身旁的夏樱柠也一脸高深莫测，活像个慈禧太后。

我喝了一大口冰水，内心泪如雨下——在前男友和前男友的现任女友面前，我像个小丑一样娱乐大众是为了什么哟。

我出去拿饮料，顾祈跟了出来，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昭昭，我不知道他们会来。”

我强颜欢笑，拍拍他的肩大气地说：“没事。”

确实没事。能有什么事？我和骆亦航差不多整整四年没见了，过去的事情都已经彻底过去了。之前避着不见是因为没有勇气再面对他，心里也仍有些美好的幻想，但我和他都明白，我们回不去了。那些美好的幻想只不过徒增烦恼而已。

再推门进去的时候灿灿正在唱《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 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 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 / 还能感受那温柔……”

这首歌的内容真像是我和骆亦航的现状。梁静茹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和骆亦航刚闹掰，学校广播台每天放学都准时播一遍这首歌，去超市买包卫生巾也能听到“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那时候我一听就哭，拿着两大包搞优惠的卫生巾在货架旁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样的蠢事我也不是没做过。我曾以为骆亦航是我心中永远过不去的一